

編 夫 健 陳

# 戰時的青年知識



2346

171.1

# 戰時的年青知識

陳健夫編

新知識書店出版

1938

戰時的青年知識

全一冊  
實價五角

編著者 陳 健 夫

出版者 新 知 識 書 店

經售處 各 埠 新 書 局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廿七年三月十日出版

# 目 錄

|                |      |
|----------------|------|
| 新的世界觀·····     | (一)  |
| 新的世界的誕生·····   | (六)  |
| 新的世界和舊的世界····· | (一三) |
| 新的時代與新的青年····· | (二七) |
| 新的中國的誕生·····   | (三八) |
| 新的救國方法·····    | (四五) |
| 新的民族自信力·····   | (五三) |
| 新的民族敵人·····    | (五五) |
| 新的民族敵人和友人····· | (六五) |
| 新的民族領袖·····    | (七四) |

|               |       |
|---------------|-------|
| 新的戰爭的藝術·····  | (七)   |
| 新的財政問題·····   | (九三)  |
| 新的外交原則·····   | (一〇五) |
| 新的政治訓練·····   | (一二)  |
| 新的軍事訓練·····   | (一三〇) |
| 新的邏輯及其方法····· | (一三八) |
| 新的科學·····     | (一四三) |
| 新的文學·····     | (一四七) |
| 新的教育·····     | (一五五) |
| 新的教育原則·····   | (一五八) |
| 新的哲學研究·····   | (一六三) |
| 新的文學研究·····   | (一七一) |
| 新的語文·····     | (一七六) |

|                       |      |
|-----------------------|------|
| 新的大衆語文·····           | (一八) |
| 新的通俗文·····            | (一六) |
| 新的職業觀·····            | (一九) |
| 新的文學生活·····           | (一〇) |
| 新的人生觀——新的世界觀的一部分····· | (一五) |
| 新的人生觀·····            | (二三) |
| 新的婦女觀·····            | (三〇) |
| 新的戀愛觀·····            | (三四) |
| 新的道德觀·····            | (三七) |
| 新的理論和新的實踐·····        | (三七) |
| 新的社團生活·····           | (四七) |
| 新的讀書人·····            | (五二) |
| 新的追求知識的三條路·····       | (五)  |

|                |       |
|----------------|-------|
| 新的思想訓練法·····   | (二六六) |
| 新的讀書法·····     | (二六四) |
| 新的時事研究法·····   | (二九三) |
| 新的報紙雜誌閱讀法····· | (三〇〇) |

## 新的世界觀

人類對於整個世界的認識，是人類歷史中最近的事。人類對於自身和外部世界的整個聯繫的認識，更是最近的最近的事。

在地板上爬來爬去的螞蟻，不會相信有立體世界的存在。蚯蚓的世界就只是它的周圍幾方尺的泥土。在現在回想我們的祖先，真和螞蟻蚯蚓一樣地可憐可笑。在十三四世紀以前，西洋人不知道大西洋以外有另一個世界的存在。在元明以前，中國人老是相信中國是在世界的中心。中國以外的四夷只是世界的邊緣。

在人類歷史的最近的年代中，因交通方法的進步，人類對於世界的認識範圍是擴大了。人類知道了地面有七大洲和四大洋，更知道地球是屬於太陽系的一個星球，而太陽系又只是無量數星系中的一個。這樣人類算是認識了世界的廣大範圍，可是却還沒有完全理解了人類自身和這外部世界的整個聯繫。換句話說，人類的世界觀，還是沒有充分地擴大，至目前為止，還有

一部分人類被拘囚在封建的種族的或家族的世界觀的狹隘籠子裏邊。

舉個例來說：德國雖然產生了愛因斯坦這樣一個大數學家，發明相對性理論，可是一大部分德國人民還是誤信着種族的世界觀，以爲日耳曼人種超越一切人類。希特勒就利用這種謬誤的世界觀，建立他個人的權威，驅使德國人民到戰場上，爲了資本家和軍火商的利益去送死。說到我們中國人，直到最近爲止，我們主要的生產手段是限於農業，就是有了些手工業和農村商業，範圍却是十分狹小的。在這農業生產的社會中，一切都自給自足，用不到和外部世界發生關係。因此，一向我們的世界觀是封建的家族主義的。中國人一向主張「只掃自家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佛家提倡「出世」，儒家主張「與世無爭」，詩人渴想着「世外桃源。」這些都可以證明中國人是有意或無意地無視外部世界的存在的。

對於外部世界雖然取無視的態度，對於內部的小世界，却又取非常積極的肯定態度。這小世界是以家族作中心，以與家族有關聯的親戚世交作外圍，而在家族中又以家長作中心，以妻妾子女作外圍，儒家的倫常，代表中國人的世界觀的整個系統。孝經是中國人人生哲學和世界觀的全部。出仕是爲顯親揚名，做官是爲位置親友甚至賣國求榮，却無虧於孝道。這些都是中國

人的世界觀的實踐的結果。

可是自從帝國主義的軍艦駛入了中國口岸，資本主義的商品侵入了中國農村以後，中國人一向的偏狹的世界觀，是已根本動搖着了。因利源外溢農村破產的結果，向來靠着耕種土地過生活的農民，整千整萬地流遷到都市裏，變成了工業無產者。中小地主也不能靠剝削地租爲生，一個個都傾家蕩產，整個民族都成了帝國主義剝削的對象。到了現在這一天，要回復這自給自足的農村社會，固然辦不到；拿從前的家族本位的生產組織，抵抗和潮水一般湧進來的舶來品和外國資本，更是一無希望。因此，我們原來的狹隘的世界觀，是絕對沒有保守的可能了。

假如中國本來已有強大的國防和工業，本來已有了抵抗外力侵略的工具，那麼我們或者還能和墨索里尼、希特勒、荒木所夢想的那樣，建立種族主義的世界觀。不幸我們又不曾具備這些條件，在半殖民的中國現狀下，更不許今後中國有強大國防和工業的建設。因此要在中國造成一種民族的幻想，事實上也不可能。經過百年來的帝國主義侵略，許多次的喪權失地，中國的國家主義的幻想，已經消失無遺，這是不能否認的事實。

但是中國竟是這樣無望了嗎？不是的。不但不是無望，而且正因它的偏狹的世界觀消失以

後，新的廣大的世界觀，方纔建立起來，有了這新生的世界觀，才有了中國的新生。

什麼是新生的世界觀呢？我們的世界是一整個體系，在這一整個的體系中，各部分是互相連繫着的，資本主義的商品制度更加緊了這些連繫。目前世界的各部分都因商品及資本的流通流換，發生密切的經濟關係，由這密切的經濟關係，更發生密切的政治文化關係。每個部分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關聯的。就我們中國來說，雖然在窮鄉僻壤，家家戶戶都用着美孚的煤油，內門的洋碱，中國的茶是供給倫敦貴族家庭的消耗的，絲是作巴黎時裝的原料。不但如此，美國宣佈白銀國有，就影響到上海銀行的現銀庫存。中國發生一次內戰，就增加了一次國際軍火商人的荷包。這些事實，都證明着我們的生活是和全部世界的生活密切聯繫着的。

但在這整個世界的體系中，却又包含着無數大大小小的矛盾；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的矛盾，資本主義與新社會制度的矛盾，帝國主義與殖民地的矛盾……這些矛盾一天天在進展轉變，消滅，却沒有一個不直接間接影響到我們的生活。在各種矛盾中都有我們自己的一部分。

舉歷史的事實來說明罷，中國在閉關時代，對於中國以外的四夷爭戰，看作「蠻觸相爭」和中國全不相干。一直到上次世界大戰，中國雖然在表面上為參戰國之一，實際上却視為不關

痛癢。可是到現在，大家的觀念就不同了。大家知道爭奪中國市場，爲帝國主義戰爭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帝國主義間的一切矛盾，都直接間接影響到中國。日本的強佔東北，根本就爲了進攻蘇聯的一種準備。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恐慌，使帝國主義不得不加緊對於半殖民地的中國的剝削。至於帝國主義與殖民地的矛盾，直接影響到中國的前途，那是更無待說明了。但是另一方面中國自己也能推動促進轉變這現世界的矛盾。中國的連年水旱，農村崩潰，購買力降低，促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恐慌。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是對於帝國主義最嚴重的威脅，同時也是對於全世界的革命運動，一種強有力的聲援。要是詳細的分析一下，中國的一切都脫離不了與外部世界的聯繫，與外部世界的相互因果關係。

把握住了這一點，才能明白我們不是孤立的，我們的一切努力也不是孤立的，我們自身的努力促進各種矛盾的轉變統一。而各種矛盾的進展，也增加我們的努力的效果，因此我們和外部世界是一致了。

認識我們和全部世界的連繫性，努力去促成世界各種矛盾的進展，同時我們就在這矛盾中進展着。這樣我們才跳出狹隘的世界觀的籠子，而建立起新生的世界觀了。（胡愈之）

## 新的世界的誕生

人類畢竟是需要刺激的動物，在全部的文化史上，我們看見每經過一次大的災患，人類就要覺悟一次，十四世紀氾濫於世界的黑死疫，曾經造成了叫人寒心的大恐怖，但是這次大災難，卻有機會使得當時呻吟於大蟲血爪下的受難者，頓時覺醒起來，僧侶，貴族，地主，豪強們趁着天災流行的當兒，壓榨敲剝是越來越兇，終於點起了奴隸們反抗吃人制度的怒火。二十世紀間，人類的大劫總要算上次的世界大戰，這戰爭毀滅了無量數的生命和物力，却也造就了人類變革世界的絕好機會。世界的大衆是從此更認識了世界和自己，認識了朋友和仇敵，而且在地球的一角早已揭開新歷史的序幕了。現在我們彷彿又看見有六分之五的地球是陷在黑死疫的恐慌中，這黑死疫不是天災，却是人禍。各國億萬的災民是在淒厲地嚷着飢餓，望着賣不掉而傾在海裏毀在火裏的糧食，由發怔而憤怒，由號哭而抗鬥。在同一時期，却又看見到處冒着火藥氣味，比上次更大的戰爭恐怖，在威脅每一個愛好和平的人。於是上帝的兒女們便警告着說：「看啦，

天國近了，世界末日快到了。」

的確，我們是逼近一個末日，不過這不是世界的末日，却是表面文明骨裏野蠻的黑暗社會的末日，這末日的前面是殘殺，欺詐，剝奪和饑餓，後面却是光明，自由，親愛和快樂。跟着大多數人的一致覺醒，人類歷史將換過一個新頁。在那時，坐在審判座上的，不是三位一體的神，却是創造世界的人，受審判的，不是「慢神叛道」的「罪人」，却是巧取豪奪的「大亨」。這便是世界的新生。同時也就是人類文化的新生。

我們歡迎新世界來到，可是同時該認識世界的新生是必然要經過一個相當時期的分娩痛楚，忍耐不住這痛楚，就只有投入於黑暗的懷抱，只有做奴顏婢膝的叩頭蟲。

有眼睛的該朝四方看看，我們到底是處在一個怎樣的世界中？然後想想我們該怎樣對付自己的環境。哼着一輩子「今夫天下」的老糊塗不知道「天下」有多少大，這是一點不用希奇的。但是如果甘願站在時代前頭的青年，不懂得今日的世界是怎麼一回事，那是斷斷說不過去的。

平日留心國際政治經濟文化，不斷地吸收新的世界智識，當然是認識世界最主要的法門，

可是我們更需要對現代世界的特質有着正確的全盤的理解，不要爲世界的外表裝璜所迷惑，而應該將我們的眼力透入於世界機構的內層，這樣才會增強我們替新世界接生的能力。

現代世界文明表面上是建築在機械與科學上，但是說也奇怪，今日不是人類驅使機械，却是機械支配人類，不是科學替廣大人民造福，却是少數人利用科學來行屠殺，行榨取，許多勤勞者是變成了機械的一部分，變成了機械與科學的俎上肉，於是有人咒詛機械和科學，又有人提倡什麼「精神文明」和「東方文明」，甚至西洋鬼子也會唸起阿彌陀佛來。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機械和科學的鬼靈在那兒作祟呢？還是現代世界文明有了殘疾呢？相信祝由科和張天師符籙能治病的人認爲前者是對的，而相信科學醫理的健全人却認爲後者才是正確的。因爲在那正在努力征服自然而廢除人剝削人的國土裏，大規模的機械使用和科學研究不但沒有妨礙大眾的幸福，而且正在開墾一個廣大的人間樂園，在另一個世界裏，却就在機聲隆隆聲中充滿着殘刻，醜惡與險詐，這可以斷定這個老世界定規有了毛病，主要的是：機械與科學是在少數不生產者的掌握中，甚至連照料機器者和科學研究者也在他們的支配之下，所謂機械與科學也就消失了牠們原有的光輝，只不過變成了榨取大眾膏血來替少數大塊頭製造補品的

怪物罷了。你以為現在是機械發達科學猛進的時代嗎？可是你不要忘記；在歐美等「文明國家」有許多上好的機器是放在那裏生鏽，有許多新的科學發明是給人收買了去永遠關在黑房子裏，不見天日，機械生產了無數的貨色，他因為找不到許多顧客，是在棧房裏生着黴。或者索性讓海和火吞了去，這樣自然又將千百萬的生產者拋斥在街頭。在這樣的一個世界裏，社會的生產力還有希望發展嗎？人類還能從機械和科學的本身要求着一種普遍的幸福嗎？所以寄生制度的黑漆一團，生產力受着壓抑得不到自由透氣，造成最可悲慘的浪費，大多數人被驅逐到饑餓的大海裏去，這是現代「文明世界」的第一特色。

科學和機械雖然在生產方面受到了遏制，但是在殺人的事業上却得到了驚人的發展，無數科學家和機械家的腦力正消耗在戰爭利器的製造發明上，光是祕密發明的毒氣現在已不知有了幾多種，槍炮和軍艦飛機的發明已經不是第一次大戰時所能想像到的了，在別的產業鬧着普遍不景氣的時候，獨有軍火製造家和販賣家在那裏眉開色喜。這告訴我們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爲着要重新分割世界，爲着要復仇，爲着要攻擊資本主義的敵邦，都在發熱病似的準備仇恨的戰爭，資本主義列強各自在自國和殖民地，屬領，勢力範圍的四周築起經濟政治的萬里

長城，展開空前未有的市場與資源的爭奪戰，使各國間的猜忌，仇恨在發酵般的增長着。在另一方面，各國的吸血者正在用最無恥的榨取方法來吸取勤勞者和殖民地的最後一滴血，假如說現在資本主義還能在恐慌中掙扎一下子，而不致馬上蹣跚子，那是全靠敲剝的格外加緊，這樣就加劇了資本主義致命的矛盾，因着恐慌的日益深廣化，使一些老國家對於新興國的仇恨增長，自然是在意料中了。所以現世界的第二特色，是各國資本主義內部的外部的矛盾，跟着世界恐慌的劇化而一天一天尖削起來，人殘害人的悲慘也日益增大着。

作為現階段世界的第三特點的，是資本主義的腐化和頹廢傾向，所有為資產集團象養的科學，哲學家，藝術家正在組成精神主義的合唱隊，提高嗓子宣揚神道和國粹主義，江湖式的「預言家」是大走紅運，連身為總理的世界要人紅人也不能不求神問卜了。（前次報上登載一段希特勒問卜的消息想來不是捏造的）政治上極殘暴的寡頭制度一盛行，文化破壞主義和異族排斥主義也就跟着猖獗。許多國家人民連透氣的自由都喪失了。達爾文主義也在犯罪之列，其餘還消說嗎？什麼自由民主，科學現在是索性一脚踢開，十九世紀末葉的資本主義頹廢傾向——即所謂「世紀末」——和現在簡直是比不來了。